



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的編纂始末及出版經過

張曼濤

(續完)

三

在前面已經提到，當道老替我貸款下來後，發了四個月的新資，已經所剩無幾，而整個出版的計劃，當時的估計是一千四百萬元，由第一冊到第一百冊，從搜集資料到出版完成，加上廣告、人事費用等等，以三年或四年時間計算，實需要一個這麼大的數字。可是到手的貸款，却僅只有八十一萬元，又該怎麼辦呢？這時，已無暇細想了，既然做了，就不顧一切，一定要做下去。同時在人手，作了一個新的決定，因為這套書與前一套經典選集的計劃不同，這是現代人的，不需要註釋、標點符號，立即裁減部分人員，留下部分助理、校對、發行等工作人員。但就這樣，我們仍然保留了十五、六名職員，到了六十五年十月，已經開始出書，第一、二冊出版，第一輯書算是全部編好。當第一批書出來，我才開始發動預約，希望從預約中獲得一部分款子，來維持開支與印刷費用。而資料還在陸續搜集，陸續編排，雖然在整套叢書上，已經擬定目標、目錄，但文章仍有許多未曾到手，能否適用，亦需看後才知。大多數資料選取，都是憑著個人的記憶，以前閱讀過的論文，或曾經記下來的資料目錄，叫助手們去搜尋、影印。這時我個人的工作就成爲，既要找資料、編輯、分類，又要去各地拜訪，親請大家預約支持。

到了六十六年，開支越來越重，推動的預約，亦愈來愈不如

理想，原因是，許多人表示，因爲中華大藏，預約後書不能完成，一般人已經不能相信，像我編這麼一套叢書，又是全新的，重新發排，檢字印刷，在他們認爲不但資料不能到手，不易完成，就是資料到了手，以我的經濟能力也無法辦到。於是預約者只是表示一點意思，簽一個名而已，而不願交錢，有的則坦白說明，你交一本書，我交一本書的錢，要先付下全部書款，那是不可能的，誰也不願冒險，先把書款全部交齊，生怕一旦書款交了，我這套書也就宣布停印了。在這種情形下，日常的開支和陸續的印刷費用，就只得伸手東借西借了，一個從來沒有跟工商界打過交道的人，試想，要經常週轉借貸，那是多麼艱難的一件事。人情的冷暖，到這時，我也才算真正體驗到了，有位朋友，平常稱兄道弟，算是相當要好的，他的經濟能力亦相當不錯，我不好意思直接向他開口借錢，到了六十六年夏，有一個難關，怕一下子不能過去，就向某區合會信用貸款，講明有兩個有財產的保證人即可，數目字亦不大，只是拾萬元而已，我心想這大概沒有什麼問題，於是就向某友開口，請他做個保證人，並且說，這只是一個形式，絕對請他放心，他也滿口答應了。第二天約好一齊去辦保證手續，那曉得他在約好時間的前半個小時，趕到銀行，作了一個笑話的表現，他說他沒有財產作保證，他的房子已經賣了，要保證只有他的人頭，問合會行不行，並且大聲吼著，引起全銀行辦公的人側目而視。承辦放款的人，本想幫我一個忙，由一位有不動產的人蓋個章，再一位陪襯的保人就行了，三天內就可以辦好

，因為數目字不大，他也敢冒這個險，帶齊了證件，連對保都不用了，我以為這位朋友既然親自來，一切都沒有問題了，那曉得他却故意給我要了這一手，不但沒有幫上我的忙，還給我在那一間銀行留下一個笑話，事後那位朋友說，你怎麼找這麼一個人來做保證人呢？你這豈不是給你自己和我難堪嗎？可是，我又那裏事先能想得到呢？自此後，我便斷然決定，對有錢的朋友不敢開口了，不論多麼困難，甚至支票開出去，已經要遭及退票的厄運，我也咬緊牙關，決不開口，寧願向放高利貸的人，透過窮朋友去想辦法，就這樣，一步一步的挨，一直挨到今天。在六十五年十二月中旬，本來道老原說定，在他七十歲時，他可以設法，先籌一筆錢借給我，條件是，待我把這部書編完後，替他把「中國六十年來的佛教」完成，這筆錢也就是「六十年來中國佛教」的編輯與印刷費用，先作無償借與我使用。不料，就在他老過七十歲的前夕病倒了，而這一病竟就一病不起，這真是一個不幸，是中國佛教界的損失，也是個人精神支柱上一大損失。道老不在了，當然我的担子也就更重了，六十七年春，我再去南洋、香港一帶推動預約，大致情形也是如此，都不敢把書款一次交齊，只有演培法師作了一個例外，他說：「我不管你的書出得齊出不齊，反正我預約兩部，一次交你一千二百美元。你就是不出書了，我這筆錢也算給你給定了。」這真是難得的溫暖，有一分對我踏實的信任感，內心中有一股說不出的感激；此外，隆根法師及其他諸師友，都在精神上給了我莫大的支持，起初，隆根法師以為我新加坡之行不會太理想，而結果却達到了五十多部的預約數字，這出乎了幾位法師的意料。香港之行，則多虧覺光、洗塵、源慧、元果、永惺幾位法師的支持，成績亦不太差，特別是在中華大藏經的問題以後，還有他們法師的支持，達到四、五十部之譜，則亦委實太難得了。至於馬來西亞的檳城，因為有竺摩法師的關係，成績亦相當滿意。到了菲律賓，又得到自立法師的支持，瑞今老法師的照顧，據說我的成績，亦超過了以往幾位推銷大藏經的大德。當然這裏還需要感激元果法師在旁幫著宣傳。因為我赴菲律賓的時候，正好和元果法師配合時間，同時抵達馬尼拉，有

他在旁幫忙推動，加上自立法師的賣力，才使得我在菲律賓，沒有虛渡一行。人間的冷暖，有時是不能以偏概全的，有時候，我們在某甲失去的，在某乙處却可能得回，在某乙處失去的，也可能在某甲處拾回，正所謂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。譬如就在台北來說，道安法師在示寂前，有一封信給某某法師，希望他和監院師支持我這件事，當時，沒有下文，道老去世後，我從東南亞回，帶回竺摩法師捐給各佛刊一點錢，也有那位法師主持的雜誌在內，我便把竺師的錢連同自己的信，用掛號寄給他，並再次提起道老那封信，然而依然沒有消息，並且連隻字也不回答。可是道源老法師却恰又相反，當我向他老提及編這套書的時候，他連第二句話都不說，即刻表示：「別人出書我不管，你張曼濤編這套書，不管怎麼樣，我都要助你一臂之力，好，我就給你助印五部。」這正是一個很好的證明，在人間，有失去的，也必有所得的。中國佛教界，今天雖然是一個非常式微的時期，大多數職業教徒，缺乏虔誠的反省力，但不能說就沒有真正的宗教情操，悲心襟懷的人物了。少數大德，仍然有著古德家風，向大處著想，向遠處置懷，只要有利於人類善良，教運重振，或佛陀慧命住世，世間學術振興，都一一能予以隨喜贊助，甚至默默進行推動。不為私欲所蔽，亦不為門戶或成見所掩。祇是這些大德們，在此時此地越感越少，越感越寂寞而已。

以上是個人在編纂這部書的過程中，一些與書本身直接有關的感受，還有若干因這部書接觸到從未接觸的人，從未接觸到的社會另一面，則更非一時用筆墨所能盡了。總之，就我來說，一個在學校教書的人，一個拿筆杆，坐在書齋和研究室的人，這四年多的籌措經濟，負責亦商亦文的出版社，實在經驗了不少人間的苦辣辛酸，也體驗到了真正的人性問題，甚至包括了一些社會上的罪犯問題，由於我求別人結果被別人所騙，由於我經濟拮据，為了解決困難，不得不接觸某些人，結果幾乎被人纏住，陷在更深的困境。這些都非出發時所料，也是一個普通讀書人，不能遭遇到的事，就體驗人生來說，我雖然痛苦了幾年，也損失了不少精神和物質，但也在「一人」的問題上收穫不少，是活生生的

教訓，也是活生生的社會認識，至少，今後在社會問題上，甚至某些人性上，我敢說，我已經不是一個閉門造車的人，也不是祇憑著書本向壁虛構的人了。我可以直截了當地一筆插入到某些現實造成的人性的心窩裏去。這些暫且不談，讓我再把這部書的內容，稍爲一述。

四

全書一百冊，共分爲十輯，分輯的用意，原是想便於分類，每一輯以一宗或某一主題爲中心，再加上歷史、藝術、文化關係等等，編成十輯，應該是沒有問題的，一輯十冊，十輯便成百冊，於是我就將全書定爲一百冊，然後才將目錄、資料一一查出，國外的自己去查找，國內的則交由出版社的職員去查。第一輯預備以禪宗爲主，當時的助理編輯是李日章和張子文，第一輯的書目擬定後，就交由他們兩個分別處理，一人負責數本。我這時還留在東京，一方面搜集資料，一方面詳作策劃。回到台北，發現已入手的資料，多非常失望，因爲我們這套叢書，既然叫做「現代佛教學術叢刊」，自然就是以學術爲主，可是看過若干資料後，夠得上稱爲學術的，真是少之又少。在教內的刊物中，過去大陸的大德們，很少用學術方式來探討禪宗，認爲禪宗是眞參實悟的，怎麼能用語言文字去探究它。就是有也只是一些語錄、開示的引用而已。只有胡適在禪宗史上，用過純粹的學術方法，而胡適恰好又是反禪宗傳統史觀的，我現在既以學術立場來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，當然不能選語錄、開示之類的文字，而要以「學」的立場爲主，同時也當然不能有門戶之見，凡是經過自身作過檢證功夫，獨立自主的分析論述，都應該在採用的範圍之內。因是，就根據這個原則，首先以大家對六祖壇經的熱衷探討和研究作爲第一冊。禪宗，是戰後數十年來，西方人最熱衷嚮往佛教的一門學問，日本人又在大力提倡，所以我也就採取了由近而遠的辦法，先將禪宗作爲第一輯的中心，此亦可謂之應時應景（契機）之需，於是在第一輯便編成了四冊禪宗專集。在我國荒蕪的禪宗園地裏，要編成這樣幾本專集，已可說是非常吃力和勉強了。

因爲資料的缺乏，我們要想編成幾本像樣的書，那幾乎是奢求妄想的，好在我們的標準，除了學術性的，還有介紹性的，故此除了純學術的外，具有某種水準程度和客觀性的介紹文字，我亦同樣收錄，此所以在禪學論文集的第二冊，便純以人物爲主，雖非嚴格的學術文字，却有相當清晰的介紹性質。此後各種專冊，大都依據此項標準，尤其在分類專集裏，如中國佛教史論集，在爲遷就斷代史的劃分，即使不十分嚴謹的文字，但爲了資料的難求，在某些問題上，有一兩篇提到，我們亦即選入，這並非是降格以求，而是就編者的用意來說，亦祇是實實在在地藉此反應出現代佛教的眞實情況，甚至亦是學術界的情況，此一情況即是整個學術界對此門學術之疏忽，單是近代中國佛教史，明、清與民國兩代，就相當令人失望，從事此一專題研究者。益是少之又少。當然，整個近代中國的佛教，以純學術的立場來看，亦實難有滿意的成果，因爲佛教在一般人心目中，是修持的、實踐的，而不是理論、和學術的，從事學術的研究，在某些只重信仰的佛教徒來說，並不表示歡迎，此一情景亦即多多少少有點影響教內對學術性研究方式的重視。教內的高僧大德或在家居士，不論學養有多好，大多只做到闡釋和介紹，而不能以學術性的立場去從事分析或批判。迄到晚近，因西方學界和日本學界的影响，才稍有批判性的東西出現，但這仍是由外界的影響而來，非出自佛教本身的探討工作，例如梁啟超的大乘起信論考證，何格恩的楞嚴經質疑，胡適的六祖壇經原始著者的否定，在在都帶來了新的刺激，以致才有教界學術性的批判或反駁性的反應。亦即由此帶來了若干學術性的探討，才在教理上或教史上，有了眞正現代性的傾向。此中教理，仍以唯識爲主，其他各宗都欠跟進，特別是中國的華嚴、天台、禪、淨諸宗，幾乎沒有絲毫學術氣氛的探討，祇是一味宏揚、講解而已。在教史上，則由湯用彤開其端，陳援庵殿其後，他們都不算是教內的學者，所以才比較具有批判精神，特別是陳援庵的「清初僧淨記」，那眞是一篇尖銳性的批判史論，這樣的文章對佛教的宗匠來說，具有清醒頭腦，促進反省的作用。至於胡適的禪史研究，雖又流於另一種過猶不及的否定性

格，但仍不失為有力的學術探討，在此情形下，我們只有兼容並蓄地把現代所有探討佛教的文字，不論出自闡述詮釋，或學術的，只要不失其清晰、和平實公正，便全都收羅進來，以便作一廣泛的包含，成爲民國一代的佛教歷史文獻。當然，有些詮釋性的宏揚文字，原非佳構，由於全書的規格限定主題和範圍，當無法收到更好的文字時候，也就只好勉強收入，這樣的情形，在每輯中，大約都有三數篇。但從整個時代來看，這也正反應了一個過度時期的佛教情形，通常佛教界的人士，是缺乏學術觀念的，而有些突出的佛教人士，却又非常嚴謹，不論是講演、是論述，都有相當的水準。我將這兩者連同一起，亦即留給後人，乃至現在某些想了解當代中國佛教的學者們，作一全盤認識。

也許從另一方面說，僅僅一百冊的現代佛教叢刊，不足以概括當代佛教全部的內容，要選出一百冊的全部夠水準的學術文獻，應該不是無法達到的問題，因爲自民國初年到卅八年（一九二一——一九四九），中國大陸所出版的佛教雜誌，共有三百多種，各大學出版的學報，兼談到佛教的文字，有多少記載，更無人作過統計，則何以肯定僅僅祇有這麼許文獻的資料呢？是的，以這麼長一個時間，和整個大陸的空間來說，我們這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，實難說，就包括了全部有價值的文獻了，不過經過三十年的中共一家的專政，台灣的偏處一隅，要想再把過去有關佛教的資料收齊，已經實不可能。在此情形下，我們今天所收集的這些資料，已算是足以代表此一時代的全部文獻，尤其在海外地區所能找到的資料。同時，即使未經中共毀去，完全獲得大陸有關佛教的所有資料，亦敢斷言不出本叢刊所收錄的兩項情況，學術的與論述的。因此，就性質而言，本叢刊已足以代表一時代的佛教現象。若就分類而言，此一百冊，已足可包括佛教問題的所有內容。假如有一天，現代中國佛教所有的資料全部出現，本叢刊的分類，仍然可以全部涵攝，祇要按冊予以增訂即可。故此，就此點說，我們這部叢刊已經了無遺憾，遺憾的只是所收的論文，不能使其水平一致罷了，以下再就我們的編輯作業來說，不得不稍向讀者致歉。我個人原希望使這部叢書編得非常完美，而事實

上却事與願違，不能十分滿足讀者和編者本身的，出現了左述的幾項差誤：

1. 我們在收集資料時，不是一次收齊，從許多資料中慢慢簡擇和分類，而是由個人根據論文的題目，先予以分類，再按目搜索影印。資料的搜尋，快慢不一，因此就出現了編排的次序不同，加上印刷廠多家，檢排快慢不同，致使出版的先後亦異，尤其有同一專集上下兩冊，或數冊同一專集者，亦無法連號按照上下的順序出書，如「玄奘大師之研究」，「俱舍論研究」等集，均分上下兩冊，在不同輯中出現，「中國佛教史論」專集八冊，則分數輯各別刊出。此情形即在資料之入手次第有異，而影響其先後之次序問世，不過在整編之全體順序，雖非按照同集連號，但總體編次仍然有序，不致使讀者茫無頭緒，查閱艱難。今全書出齊，排次問題已不存在，只是上下冊之連號和佛教史論專集之分散編次，一時不能統序而已，他日如能再版，當再作修正，以期愈能便利，更加完整。

2. 全書內容，前面已予提及，大多係編者個人平日遊覽，留下印象，或對某些作者留下印象，搜集資料時，即憑此印象，交待助理員影印、整理，整理時未暇再讀，待至付印或已裝訂成書時，始再由本人稍爲過目，有的就在過目時，發現內容不佳，甚或涉及某些不相干之問題，當即將全文抽下，重新更換一篇。有的則是校對錯誤過多，經查核，錯誤不在校對的疏忽，而在原稿（影印之原始資料），則又重新校正付印。本社之校對員均係大學文科畢業，按理他們對此原稿上之錯誤，應該校正得出來，但因爲對佛教的專門知識欠缺訓練，結果只能以原始資料（從各什誌、學報中影印來之資料）爲依據，原始資料有誤，則校對亦誤，原始資料無誤，校對樣稿亦即不差。例如太虛大師的一篇「中國佛教的特質在禪」，當初影印時，是根據海潮音刊載的文章，那篇刊稿，錯誤得非常厲害，裝訂後送給我看，細閱之下，簡直有不忍卒讀之慨，於是不惜重新再排一次，（通常，書付印後，版即撤散，再排一次，亦即需再付一次檢排、印刷費用）類此情形雖然不多，但也增加了不少麻煩和負擔，後來校對者日久，經

驗日多，此種錯誤亦即減少，然普通之疏忽，仍然難免，我亦只能要求儘量做到少誤，而無法要求其做到完全無誤，實際上要做到完全無誤，百分之百無一錯字，恐怕勢非先花數年時間，專門訓練一批特別校對人員不可。

3. 全書選稿的標準，亦即何以在某冊上某文選入，某文或未予以選入，編者在「編輯旨趣」裏大約都有說明。編輯旨趣，原本以導讀的方法寫，但因苦於自己既要編輯，又要發行推銷，再加籌措資金，調動頭寸，應付每日的開支，實在無時間再多作他顧，因此就只好省除細述的導讀手法，而以「旨要」的敘述方式，每冊畧作一點提綱，以助讀者在閱讀前對該書有點了解，或對編者何以編輯該書，稍有認識。此即「編輯旨趣」，在每冊中，雖短短只有數百字，或千餘字，却仍值得讀者有一翻閱的必要。在出版過程中，亦獲得不少友人對此「旨趣」的稱讚，此亦畧可說是編者個人與讀者交往的一點心意。

此外，還要指出一個錯誤的是，當我忙著推動預約的時候，第一輯的資料交給助理整理，該助理將印順法師的「宋譯楞伽與達磨禪」收在「禪宗史實考辨」裏，後來該助理離職，換了另一位助理來接替，結果這位助理未加細察，又將同篇收到「禪宗典籍研究」裏，待我發現時書已全部裝訂成冊，無法再作補救。如今只有等待再版的機會，再作剔除。一部將近三千萬言的大書，一千七百九十一篇論文的巨集，此種錯誤雖說難免，但畢竟是本人過於忙碌，未加一一細察，助理的經驗不足亦是一小小原因，然終究是一種錯失，編者本人必須要在此鄭重地深向讀者致歉。

現在總算這套書全部完成，個人雖然在這四年多中，受了不少教訓，忍受不少難挨的日子，但畢竟是一種精神磨練，在人世的過程中來說，這也是我真正在衆生相中，獲得了一次莫大的教育。考驗了自己，也認識了世界，這在某一面說，未始不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收穫。

最後我要表示一點衷誠謝意的，是在編纂這部書的過程中，儘管遭遇不少困境和人事教訓，但也有不少師友的溫情在精神上支持我，尤其在推行預約工作中，許多長老、師友的熱心贊助，

亦是使我畢生難忘的，我除了刊印「助印功德芳名錄」，以表謝意及徵信外，並在此要特別指出的是：

國內：道源、靈源、白聖、南亭、開證、星雲、悟明、淨心、悟慈、隆道、善妙諸師。在精神上或經濟週轉上，則有明道、光中、廣仁、聖流、道宣、慧嶽諸師。

海外：則有瑞今、自立、演培、隆根、竺摩、覺光、洗塵、元果、源慧、永惺諸師。

要不是上面這些長老、師友們的贊助支持，恐怕這部書亦無法如此順利完成。

至於在編輯與發行的業務上，我亦必需要表示衷誠謝意的，那就是出版社本身的全體工作人員，他（她）們的任勞任怨，實在使我感激！因為經濟有限，不僅待遇不佳，甚至有時連薪水都發不出來，而工作一如貫常，勤奮不懈。除了上面提到的兩位助理，他們不久離職，後來對整個出版協助最久、出力最多的是：范惠麗、宋松妹、曾惠蘭、張鳳群、黃揚、萬愛珍、張新敏、徐增媛、楊麗惠、賴如瑩、葉麗雪、李淑鶯、廖明波、呂碧玉等。短期間或晚期來社出過力的有：簡厚仁、陳英梅、陳峯成、廖昌興、黃普亨、許寶鳳、汪麗萍等十數人。其中尤以曾惠蘭小姐，她自六十四年華藏時期開始，一直到現在，未曾離職，甚至未曾休假一天，她初期担任的是秘書工作，到了後來，不僅是秘書工作還協助會計調動頭寸，處理發行、連絡印刷，多方面表現了她對出版這部書的熱誠與認真！沒有這些同仁的努力與任勞任怨，當然，亦無法如此順利完成。此外在經濟上、業務上，使我不能忘記的有友人朱慶雲、朱巨勳、楊真幸、陳烈、朱明信，以及家岳施江立夫婦、姨妹施西子、內弟施耀家、內表親吳新賢、周蕊等諸親友，當然，還有我幕後的一位主助——內子施照寰。如果這部書出版後，對佛教界、文化界、學術界，還有些微功勞的話，那麼這些功勞都應該歸諸上面所述的師友們的支持、同仁們的努力，親友們的協助，假如有功德的話，則這些功德，都應歸諸於所有的贊助者和支持者！讓我在最後再說一句：謝謝！並望與大家共同將此出版功德，迴向十方方法界，利樂諸世有情！（完）